

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# 兵书峡

下卷

山西人民  
北岳文艺 出版社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三回 | 胜迹记千年<br>黑风飞万丈 | 后乐先忧<br>穷山暗谷   | 名言不朽<br>奇险连经 | ..... 407 |
| 第一四回 | 长啸月中来<br>高人今不在 | 豕突狼奔<br>花团锦簇   | 惊兽阵<br>隐幽居   | ..... 454 |
| 第一五回 | 远水碧连空<br>斜阳红欲暮 | 甫学冥鸿<br>忽惊鸣镝   | 逃赠缴<br>渡流星   | ..... 478 |
| 第一六回 | 无计托微波<br>孤身悬绝壁 | 一往痴情<br>千重彩雾   | 投大药<br>涌明珠   | ..... 498 |
| 第一七回 | 念切民生<br>居安乐土   | 尊荣成敝屣<br>忧患惊危机 |              | ..... 547 |
| 第一八回 | 良夜月华明<br>乱山风雨恶 | 火树银花<br>孤臣孽子   | 翻成血海<br>喜遇英侠 | ..... 564 |
| 第一九回 | 萧寺栖身<br>飞刀断臂   | 荒林毙寇<br>绝处逢生   |              | ..... 612 |
| 第二〇回 | 朗月照孤篷<br>深山穿暗雾 | 母病沧江<br>重逢良友   | 复惊盗劫<br>喜见珠明 | ..... 650 |
| 第二一回 | 壮志切民生<br>香光浮月影 | 事业千秋<br>清言永夕   | 当从此始<br>相与同行 | ..... 681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二回 | 高处可胜寒 暗雾危峰寻野老<br>罡风吹不堕 飞丸走石傲雄奸 ..... | 713 |
| 第二三回 | 山深谷险 独斗淫凶<br>电射星飞 小伤巨寇 .....         | 748 |
| 第二四回 | 丛桂吐奇馨 满眼秋光明夜月<br>绵云铺大海 几声猿啸起遥峰 ..... | 785 |

## 第一三回

胜迹记千年 后乐先忧 名言不朽  
黑风飞万丈 穷山暗谷 奇险连经

前文黑摩勒师徒船到湖口，又遇风雨，时正深夜，快要拢岸，丁建忽由水中蹿上船来，说奉师命，请黑摩勒速换所驾渔舟赶往小孤山，免遇岸上埋伏的群贼，引起凶杀。黑摩勒一听师父七指神偷葛鹰已到黄山，正和乾坤八掌陶元曜开石取宝，分在始信、文笔两峰绝顶铸炼刀剑，心中惊喜，意欲先往黄山见师，再往武夷山寻那异人，当时也未明言。刚一换船，便见湖口镇上灯光人影闪动飞驰，并有多人坐了两船追来，料知踪迹已被贼党发现。四人正在商计应付，忽听打桨之声，由斜刺里飞也似驶来一条小“浪里钻”，电闪光中还未看清，两船已然隔近。那小船本由横里驶来，快要撞上，忽听浪花微响，来船已然侧转，附在四人船旁，一同前驶。

丁建为人机警，先疑来了敌人，本在准备，仗着练就目力，一双夜眼，暗影中看出来势不像贼党一面，忙即止步，立在船头，暗中戒备。方要开口询问，来船已先低喝：“黑老弟师徒可在船内？”黑摩勒剑已拔出，一听口音甚熟，同时，剑光闪处，瞥见对面船上，立着一个身穿水衣的少年，果是黄生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忙答：

“小弟在此，黄兄船小，过来再谈如何？”话未说完，丁、黄二人同声低喝：“快将宝剑收起！以防敌党发现。”黑摩勒也自警觉，刚将宝剑回匣，双方入舱，匆匆礼见。

铁牛听说盘庚同来，尚在小船之上，想要过去。黄生拦道：“不必太忙。此时风狂雨大，波浪猛恶，前途已转顺风，快将船帆拉起，一同前进。空中电光连闪，敌人也许不曾看出老弟剑光，你们各自开船，我把话说完，还要走一趟呢。方才我师徒正往回开，忽然发现你们船上灯光隐隐外映，心想此时怎会有船开来？彼时风雨不大，愚兄目力尚好，还能看见，正在船头遥望，船上灯光忽隐，隔不一会，便见贼党发了两支流星信号，越料来船多半贼党之敌。跟着便见贼党拿了风雨灯抢着上船，对准你们方才来路追赶。同时发现你们船是两条，已然分开。我身边带有小菱洲特制水镜，本可望远，无奈雨大天黑，看不清楚。正不知寻哪一条船好，空中忽有电光连闪，这才看出内有一条是往小菱洲一面绕去，你们这条船好似与我同路，想是为避贼船，多绕了一点水路。想起来时庞曾兄所说，料你师徒多半是在船上，否则也必不是外人。盘庚又用小菱洲所赠听筒，听出铁牛在喊师父，越知不差，忙即赶来。我今夜曾与风大兄相遇，得知贼党人多，内中大有能者。最可虑是我们杀伤太多，这班贼党有什羞耻！迫于无奈，就许利用老贼财势，勾动官府，添出许多麻烦。事闹太大，连累无辜商民受害，一个不巧，兴出大狱，使宫廷多生疑忌，留下后患，将来诸家遗孤报仇之后，仍难安身。黄山诸老前辈已写好一封向老贼的警告信，上有‘你不狐假虎威勾引官府，以阴谋暴力使无辜人民受累受害，我们便不出动，只在一旁主持公道；如其卑鄙无耻，狐假虎威，兴出大狱，连累良民遭殃，自己造孽，便容你不得！我们定必联合日前一班老友登门问罪，举手之间，你便全数灭亡，连想和仇人一决胜败都是无望’等语，但因令师葛老前辈，

和神乞车老前辈、中条七煞中的查二先生说了几句笑话，说：‘芙蓉坪你们当它虎穴龙潭，我仍当作无人之境。此时双方仅有一点小接触，老贼为人我已深知，虽极奸恶，不到万分情急，仍想绷点面子。自己不行，去向狗官乞怜，除却丢人，多害无辜，又伤不到敌人，这类下作的事，暂时尚不至于如此无耻。这封信目前还用不着，等我们刀剑炼成，仍由我亲身往投便了。’鄱阳三友因这信尚未发出，均主避实击虚，去重就轻，或是由师叔等一班同辈弟兄姊妹出头下手，使其顾此失彼，手忙脚乱。再分别设法，剪去他的爪牙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岂非绝妙？昨今两日，来贼太多，并有几个能手在内，老弟本领虽高，也犯不上为他们多费力气。不过这些贼党实太骄狂，我师徒二人本来不想多事，因见老弟踪迹已被发现，就是闪避得好，一个不巧，仍难于被他看出，水中动手固然不怕，这大风雨，动起手来也很费事。正好一举两便，由我驾了原船，先给他一点警告，出一点气，就便将贼引开。你们各自加急前进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黑摩勒见他要走，忙问：“伊华想已让押到小孤山，青笠老人如何处治？”黄生方答：“我不为这厮，还不会来呢！”忽听窗外弹指之声。两船本是并肩而行，相隔甚近，黄生忙说：“盘庚在敲船窗，必有事故。他带有水镜听筒，许是发现敌党追来。我看看去。”铁牛急于要见盘庚，也想同往。黄生拦道：“外面风雨太大，波涛汹涌，天又深黑，你去不得。”黑摩勒听出外面风狂浪猛，雷声隆隆，响个不住，忙把铁牛喊住。黄生匆匆说完，已拉开风门，朝丁氏弟兄打一手势，令其加速急行，匆匆纵出，一闪不见。

铁牛探头外望，瞥见一条小船影子，船后只一小人，正由船前掠过，其急如飞，狂风暴雨中，微闻打桨之声，晃眼无迹，黄生似已入水，不在上面，心想这两师徒不特武功甚高，水性更是惊人，将来遇见机会，非将水性练好不可，免得离开陆地就要吃

亏。

丁建见门已关，铁牛仍在满船乱看，想要寻找缝隙。兄长一人操舟，尚须相助，稍有警兆，还要分人下水，免被贼党涌上船来，当夜风雨太大，波涛险恶，贼党人多，两小师徒水性不佳，不是对手，吃他的亏，惟恐铁牛等人走后，又开船舱，虽有油帘遮蔽，灯光难免外映，便将两个竹筒交与铁牛，说：“此是水镜听筒，乃小菱洲特制，昨日发现水氏弟兄船上也有此物，本来不知用法，后来我在小菱洲对面荒礁之上等候师叔同行，忽然发现水大之妻驾船赶来，想因她丈夫被师叔们打败，打算拼命，周身都是暗器插满。隔了一会，忽见所乘空船往回路随流漂去，被大哥无心发现，忙由水中追上将其截住，寻到这两竹筒。刚在查看它的用处，覆盆老人忽由水中纵上，说要借船一用。跟着又见你说的那位无发老人，由侧面无人沙洲上踏水来会，向我指点了几句，便同开船走去，只将这两个竹筒留下，以备应用。我们曾经试过，水镜虽有用处，须在天气好时才能看远；听筒却极灵巧，如非今夜大风雷雨，水声大闹，多远都能听出。此时外面昏黑异常，不是对面，便在近处也看不出一点形迹，开窗无用，反而闹得满船水湿。我这船上开有四个小孔，你将两筒插在上面，一听一看。小的一根没有镜头，内有两层薄膜，只要留心细听，就是风浪雷雨太大，人在一二十丈之内说话和来船走动之声，也能听出几分。我要帮助大哥划船，也许还要入水推舟，以便走快一些，不能在此奉陪。师弟最好只作旁观，莫使灯光外映，免得贼党偷偷掩来，变出非常，吃他的亏。内有一个使千斤锤的力大无穷，所用明月流星虽不一定名副其实，少说也有六七百斤。船在三丈以内，被他舞动，甩将过来，多大的船也被打成粉碎。就是将他杀死，这长一段水路如何走法？将来陆地相遇，再用你那扎刀斩断锤上铁链，将他杀死，岂不省事得多？”

黑摩勒忙问：“大力金刚郑天雄也来了么？”丁建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他和洛阳三杰至好，都是出了名的天生蛮力。上次北山会上，他因有事不曾赶到，后听三杰被简二先生孤身空手凌空撞落，把一世英名丧尽，恨到极点。恰巧贼党有人与之交好，互相利用，欲报前仇，专和北山会上我们这面的老少英侠作对。他四人以前本在黄河两岸往来出没，号称三杰一雄。他觉着北山赴会自己虽未在场，三杰均是他的至交至戚，既不好意思再在原处称雄，剩他一人也是无趣。前数日方始同来江西，隐居九江附近，打算待机而动。就不能寻简二先生本人报仇，好歹杀上几个有名望的对头，稍争一点颜面再行出头，今早才由贼党将其接来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忽听舟后叩壁之声，忙说：“师叔稍等，家兄喊我，许有什事，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便往后艄赶去。

黑摩勒师徒坐在船内，对着一盏油灯，耳听外面风声雨声越来越猛，杂以雷鸣浪吼，声更洪烈。那船仿佛走得极快，孤舟一叶，冲风破浪，行驶在万顷狂涛之上，时起时落，颠簸不停。船顶悬的那盏风雨灯也跟着东摇西晃，光影幢幢。船上杯盘等零星用具已全收起，只剩两边榻上的枕头，不时滚动。黄生、丁建一去不来，也不知外面是何光景。铁牛连用两筒查听窥看，先听不出丝毫异兆，水镜筒外面更是一片漆黑，除却偶有电光一闪，瞥见风狂雨大，骇浪山飞而外，哪看得见一点敌人影子？多大本领，处此境地，无法施展。正在心烦气闷，忽听前船头上好似有了响动，因是风浪相搏，轰轰发发，聒耳欲聋，先未听清。铁牛手握扎刀，正待朝前掩去，黑摩勒忙喝：“铁牛且慢！莫是我们有人受伤，你先不要走出，待我看来。”说罢，刚往外走，忽听外面有人低喝：“师叔，是我。师弟快来帮我一帮，这位丁二哥受伤了。”

铁牛听出盘庚口音，连忙追出。黑摩勒一听丁建受伤，不由大怒，也忙赶去。刚到船头，瞥见船板上伏倒一人，盘庚立在一

旁，正由身旁取出一个火筒，一晃便亮。铁牛忙喊：“师兄，你不怕贼党看见么？”盘庚答说：“贼党已被师父引远，这大风雨，决看不见。我已累极，请代将丁二哥扶了进去。”黑摩勒见盘庚穿着一身雨衣，立在大风雨中，说话不住喘气。船头上的雨水，似瀑布一般四外飞流，如非那船制造精巧，四面均有水道，窗前并有挡水隔断将雨水挡住，又是顺风，中舱早已被水灌满。闻言知道丁建伤势不轻，不顾说话，忙同铁牛赶上，搭了进去。

刚把人放向榻上，盘庚也由外走进。关好舱门，便听后艄丁立询问伤势如何。黑摩勒见丁建人正醒转，正向外面喷水，待要坐起，灯光之下，面白如纸，已无人色，恐丁立不放心，方答：“无妨，人已醒转。”

盘庚在旁接口道：“丁大哥放心。我们吃了人少的亏。先是师父和我驾船把贼引开，我躲在一旁，只由师父一人上前诱敌，准备万一贼党太多，索性丢了小船，我也入水，给贼党一个厉害，把那水性好的去掉几个，挫了他们锐气，便同回来，不料丁二哥会由水底赶来。这时天太昏黑，水中对敌好些不便。师父身旁带有水里用的骊龙珠水灯，先入水四贼不知厉害，望见水中灯光人影，追将过去，被师父连伤三人，贼党才知厉害，风浪雷雨又大，不敢冒失，已然改攻为守。丁二哥初来不知就里，黑暗中见贼党太多，船有两条，意欲由船底穿洞，将其打沉。没想到贼党因见敌人厉害，早有防备，船底伏了两个能手，内中一贼持有特制铁丝网套，目力水性俱都颇强。二哥上来没有看出，等到警觉水底有贼，正要迎敌，已中诡计，被贼网住，空有一身本领，无法施展。那贼看出二哥本领高强，恐其难制，人刚入网，立即收紧。本非全身勒死，痛晕淹死不可，幸而师父由侧面看出，见贼党已先上船，正在收网往上提人，箭一般赶将过去，扬手两支梭镖，先将旁立两贼打伤，人也跟踪赶到。乘着对方惊呼忙乱之际，救人心

切，左手一钩先将那贼刺伤，钩落水里，再用前次借与师叔备而未用的那柄匕首，一下将贼首斩断，连人带网一齐抢走。我在船上正等得心焦，遥望贼船灯光乱闪，人语喧哗，心中疑虑，赶往偷看。望见水中流星，知是师父龙眼灯光，恰巧迎上。师父探头出水，说：‘贼党甚多，为了吃亏太大，全都情急痛恨，现正由后追来。我虽不怕他们，丁二昏迷未醒，又在水内，离船颇远，却是可虑。你来得正好，小船无须再顾，可速将他送往船上。他虽未受重伤，但被铁网紧勒了一下，痛极昏迷，灌了不少湖水，此时无法救醒，必须将他背在身上，头出水面，踏水而渡。我如将贼党全数打退，立来接应。’说时原是边说边逃，二哥身上铁网已被师父用刀挑断，托在手上，一面急驶，一面朝下控水，并将自己水套取下，将头罩住。走了一段，遥望贼船已分两路追来，恐被发现，又恐看出此船去路，我们手上托着一人，半身出水，冲风冒雨，踏波而驶，自然要慢得多。一个不巧，被贼党水中追来，丁二哥未醒，如何应付？只得将人交我，照师父所说，往这一面追来，师父便朝贼船迎去。二哥身长，我人太小，如在好天也还无妨，偏又遇到这样风浪雷雨，本就吃力，你们的船又快，相隔已远，二哥腹中有水，就是面有水套，头在水上，这样大的雨势和浪头，水仍不免灌进，他又失去知觉，多好水性也无用处，似此波浪滔天、无边无岸的茫茫大水，船追不上，时候一久，岂不淹死？心里一急，上来用力太猛，等赶出三四里，人便疲乏。久不见师父来，越发惶急，勉强拼性命往前急追，一口气又赶了两三里。正急得我要哭，不料无意之中出水换气，忽然发现前面水面上有一点亮光。先还拿不准是否你们的船，重又拼命赶来，且喜相隔不远，接连两蹲居然赶上，果然不差，但是力已用尽，忙将二哥推送上船。我手搭船边，又被此船拖出一段，方始稍微缓气，纵了上来。惟恐师弟当是敌人，万一误伤，先喊了一声，此

时才知那亮光乃师弟插在窗孔中的水镜透出。幸而贼船离远，少说也在十里之外，否则岂不被他看破？方才小灯便是师父特制、又名骊龙珠的龙目灯。如非夜深风雨，贼船已远，怎会点燃？二哥只是多吃了一点湖水，现已吐出，大家放心好了。”

说时，丁建两次坐起，均被黑摩勒止住。丁建气道：“这班水贼不用真实本领对敌，却以诡计伤人。虽是我自不小心，对敌之际强存弱亡，说不上别的，但是此仇非报不可！”盘庚接口道：“你那对头已被师父钩落水中，断去一手一足，就是不死，也差不多了。二哥何必这大气？”

丁建笑道：“还忘了向老弟道谢呢！我先没打算去追贼船，后因久候令师不至，前往探看，发现贼船灯光，跟踪赶去。到时，见群贼不敢下水，各用暗器朝下乱打，心中有气，打算穿过贼船。不料船底伏有两贼，一个在前诱敌，刚一交手，便是败退，我往前一追，立被暗中埋伏的铁网罩住。被擒无妨，胜败常事，不该欺人太甚，一面下毒手收网，嘴里还说好些便宜话，实在令人恶气难消！黄师叔多大本领，也只一人。贼党诡计多端，此时未归，好些可虑。就是我此时精神不济，难于往助，也须有个接应。我意欲去往后面驾船，由家兄前往一探，将他接应回来，你看如何？”丁立兄弟关心，早在后面静听，闻言首先接口说道：“二弟受黄师叔救命之恩，万难坐视！你快来代我驾船，我就赶去好了。”

盘庚方说：“无须，师父以一敌众，如在平日，自然吃亏，今夜却沾了天气的光。他不特得有师祖真传，目力极好，身边又带有两件好兵器和水灯骊龙珠，有好些便宜。贼党初来，不知这里地势、水力强弱和我们的虚实，水中不比陆地，谁看得最远谁就占上风。先下水四贼本领都不弱，双方动手，不过几个照面，便被师父连用手法刺伤了三个，贼党多半胆寒，连下水都不敢。此时不归，必是师父想将那使流星大铁锤的一个除去，尚未得手；再

不，便是想将贼船引远一点。二位哥哥不必多虑，再等一会。如仍不回，由我赶去便了。”黑摩勒师徒也不放心，均想同去，索性把船开回，与贼党决一存亡。

盘庚早料众人必要激动义愤回舟相助，正在力劝，外面风雨也渐渐小了下来，忽听打桨之声由听筒内隐隐传出。盘庚拿起，静心一听，忽然喜道：“师父来了。”铁牛连忙将筒要过，边听边问道：“后面果然有人划船追来，怎知是你师父？你那小船不是丢掉了么？”盘庚笑道：“详情我尚不知。船上双桨乃是铁制，师父划船之声一听即知。”说罢，桨声越近，盘庚忙赶出去。

黑摩勒师徒知道贼船已远，不会被人发现，推窗一看，船已靠近，耳听黄生和丁立相对问答，盘庚急又跑进，将门关好。跟着便见黄生由船后推门走入，身上水衣已全脱下，先和众人招呼，又对盘庚道：“今日真难为你。我先恐你年幼力弱，追赶不上，这一带都是无边大水，没有一点陆地，万一中途力尽，将人丢下，如何是好？我在水中往来出没过好几次，好容易将两条贼船引远，并借他们所发暗器回敌，打伤了两人。最后贼党发话，说：‘你并非我们所追仇敌，为何出头作对？今夜风雨太大，双方不便交手，是好汉，留下名字地头，说明来历，等到天晴，约好日期，决一胜负。’我不愿给师父找麻烦，答曰：‘姓黄，路过此地，因见你们骄狂凶恶，心中有气，给你们尝点味道。真要寻我，随时均可遇上。我那来历姓名就道出来，你们也未必能够知道，问它做什？’又骂了他们几句，便自回转。本想由水里赶来，那只小船无人驾驶，正被风浪打来打去，随水漂流，被我无心发现。觉着今日黄昏虽与贼党相遇，那是渔人打扮，现在对敌，穿了水衣，你又不在一起，面貌并未被他看出，何必留此痕迹？又想我和贼党在水中争斗时久，也有一点力乏，万一你在中途气力不济，有此一船，省事得多，于是坐船赶来。不料船中无人，积满雨水，急切间无

暇收拾，走起来要慢好些，费了许多力气方始赶到。且喜无人受伤，丁二弟只受了一点虚惊，并无妨事。此雨不久便住，风力却大，乘着顺风赶往孤山，天明不久便可到达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丁建谢了救命之恩，力请把称呼改过。黄生自觉年轻，先还不肯，后见黑摩勒也在一旁劝说，只得应了。丁建又将船中所备酒食取出请用，盘庚、铁牛也在一旁相助，将积水打扫干净。雨势越小，顺风扬帆，船行极快，一路无事。

二丁均想早到，一同下手，并劝船中师徒四人各自安眠。四人本来一见投机，二次相见，交情更厚，两人一边，横在榻上，越谈越有兴，哪里还睡得着？中间黑摩勒想起伊华，便问黄生：“到了小孤山，如何处治？”

黄生笑答：“我只顾和你谈说黄山比剑之事，没顾得说到这厮。我不为他，还不会来呢。”随说，伊华到了路上，先向庞曾哀求，说他老母在堂，兄长惨死，如何可怜，苦求给他一线生路。庞曾在鄱阳三友中人最忠厚，性又豪爽，虽有先入之见，知道二伊奸恶凶狡，但听他说得可怜，未免有些活动，后又故意试他两次，并将绑索解去。哪知伊华狡猾已极，知道庞曾试他心迹，始而假装不知，不肯露出丝毫逃意。后听庞曾示意令逃，反倒哭诉，说他身受师门厚恩，决无二心，虽因一念之贪铸成大错，又不合看错了人，与贼党结交，如今自知罪重，悔恨无及。便不被人擒住，也必回山待罪，听凭恩师发落。无如犯规太大，二位丁师兄听了对头谗言，不容分说。到了小孤山，师父性刚疾恶，押送的人专说好话尚难幸免，再要火上添油，命必不保，为此胆寒。至于中途逃走，就是此去必死，也决不敢做此叛逆之事，只望老前辈到时多说两句好话。弟子家败人亡，偷生无趣，惟求暂宽一时之罚，等弟子奉母归西，办完大事，再行领死，便感恩不尽等语。一面又将以以前所行所为全部供出，毫不掩饰，暗中露出许多事都是乃兄

主动，或是迫于旁人情面，无可如何。虽然为恶，并非本心，所有罪恶，却愿由他一人承当。

庞曾渐被哄信，见他少年英俊，人更聪明，身世孤苦也系实情，觉着人谁无过，少年无知好胜，铸成大错，悔之无及，原是常情。对谈一久，不由起了同情之想，虽不便当时放他，本意将人送到小孤山，交与黄生，立即回转，并不想与青笠老人见面。因想免他一死，竟往面见老人代为说情。心肠太直，以为这厮情有可原，老人铜令符黑摩勒并未当面取出，不算抗命，虽与贼党相交，并未泄漏机密，剑沉蛟穴，没有取走，也无带剑投贼的真实形迹，从小便在师门，老人又受老友重托，只要把话说明，必蒙原宥，断定能说得通，事前把话说得满了一点。

哪知老人早看出二伊弟兄心术不端，执意不允，答话又太刚直。庞曾向来说到必做，老人虽是前辈高人，双方师门无什渊源。翻阳三友虽小一辈，但已成名多年，本领又高，向来不肯服低。先觉老人有点倚老卖老，神态高傲，心已不快，再见对方一点不留情面，非将伊华处死不可，不由心生愤怒，便说：“老前辈家法严正，令人可佩，我一外人，本来不应多口。因觉人谁无过，伊华先虽少年无知，犯了罪恶，但我知他有好些事均出不得已，情有可原，事后悔恨已极，所说也极坦白，想起他身世孤苦，又在门下多年，多少总有一点师徒情分，为此不嫌冒失，请念在老友份上，乃母现只一子，饶他一命，许其改过自新。不料老前辈执法如山，没有丝毫情面，我也无颜再代求说。不过此人就是背师作恶，你老人家并未派人擒他回来治罪，黑摩勒虽有一面铜符，也未取出，如非我那两个门人将其截住，早已逃走。如真逃往芙蓉坪投贼，老前辈就想清理门户，恐也不是容易呢。”

黄生在旁，不知老人别有用意，见宾主双方争论，辞色不善，庞曾性傲，听了一面之词，语多讥刺，惟恐双方闹僵，正想开口，

老人已哈哈笑道：“老弟人真忠厚，竟被小畜生花言巧语说动了么？这个无妨，逆徒是你带来，仍由你将他带回原处，或是中途放掉，均由你便。在此两日之内，如不自行归来听我发落，不论逃到天涯海角、虎穴龙潭之中，至多一月，我必有人将他擒回，行我家法，你自请吧。”庞曾也非寻常人物，先是气愤头上口不择言，及听老人如此回答，方觉自己失言，方才所说太无礼貌；又见伊华始而跪地悲哭，满口认罪，神情十分可怜；后听双方争执，表面一言不发，暗中却有欣喜之容，知己受愚，越发后悔。话已说僵，无法改口，转问伊华：“你意如何？”伊华方幸庞曾负气，已受利用，不料姜是老的辣，受愚不过一时，竟还有此一问，当时一呆，想了又想，勉强答道：“弟子蒙恩师暂时宽容，且等两日之后，办完老母身后之事，再来领罪便了。”

庞曾见老人说完已一笑走开，只黄生一人在旁，伊华答话吞吐，神态奸猾，虽以老母借口，面上并无悲戚之容，冷笑道：“我弟兄三人一向扶弱抑强，除恶务尽。似你弟兄以前行为，早已难逃公道。起初也防青笠老前辈多心，隐忍至今，不料仍为你将老人得罪。休看我代你求情，只此两日期限，你如真能洗心革面，改恶归善，就是为你受老人怪罪，也必以全力再为求说，委曲保全。如有丝毫恶念，就是老人大量宽容，或是假手于我，放你逃生，我弟兄三人也饶你不得。”伊华自是极力分辩，因恨黄生师徒帮助外人，始终不曾招呼。

庞曾也不理他，说是要在当地访友，令其自往船中等候，以为伊华形迹可疑，必要乘机逃走，故意在山上访友，谈了好些时，方始回船。一看伊华睡得正香，料知这厮狡猾，在未送到原处以前，只一离开，必被老人擒去，不敢妄逃，想借此表示悔过是真，并无他意，并可借此养好精神，补足连日睡眠，以为逃走之计。正在留神查看，想要开船，伊华忽在梦中哭喊亲娘，醒来又是一套

花言巧语，求庞曾将他带往湖口，以便回家见母，假说弟兄二人奉命他出，免使老母伤心等语。因在船上时久，话早想好，装得极像，骗得庞曾又是将信将疑。因其几次未逃，途中仔细观查，除和老人争论时神色不定外，并无其他可疑之处，路上言动甚是恭谨，仿佛强忍悲苦神气，所去之处又是常时往来的湖口，不由把先前疑念去了一些。途中设词试探，伊华也真机警，看出庞曾生疑，一任如何说法，始终咬定牙关，不露丝毫口风，并说师父厉害，万难逃走，无论如何，须在两日之内赶回待罪，否则，被他擒回，死得更惨。只是期限太短，又在孤山耽搁半日，到家能否把老母后事办完还不敢定，真来不及，也是无法等语，说时泪随声下，悲泣不止。庞曾虽生怜悯，还未十分相信，一直送到他家，并在暗中查看。亲眼见到伊华见母时假装一脸笑容，推说师命远出，向一异人学武求教，以为将来报仇之计，大哥奉命先走，抽空回家送信，请母勿念。一面便去镇上，托两老年人照料乃母，哭诉真情。庞曾不知他当地同党甚多，上岸时已有暗号发出，有人暗中窥探，以为是真，急于想寻风切商量，匆匆走去。

伊华原知庞曾必要暗中窥探，许多均是做作，准备人一离开，便即弃母而逃，只为天性多疑，作贼情虚，到时天已昏黑，因恐庞曾未走，同党粗心，不曾看准，虽接同党暗号说人已走，仍不放心，做得过火了些。另一面，黄生明白老人看在老友面上，表面要正家法，实则看出庞曾忠厚，故意激将，想给伊华一线生机。伊华如仍俯首待罪，哭求不去，固不致死，宾主双方也好落场，就是真个母子情深，情急心乱，只在两日之内赶回，也有活命之望。想起同门多年，意欲相机挽救，带了盘庚暗中跟来。先和庞曾一样，也被哄信，正要出面明言点醒，忽然发现有心作伪，便在暗中窥探下去，果然看出破绽。觉着伊华既然以母为重，当此两日之内，便是生死关头，应和乃母多聚些时，为何一到便在外面寻